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 Jean Bethke Elshtain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公共的男人, 私人的女人

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美〕让·爱尔斯坦 著

葛耘娜 陈雪飞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 (美) 让·爱尔斯坦著；葛耘娜，陈雪飞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7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6421-9

I. ①公… II. ①让… ②葛… ③陈… III. ①女性主义—研究
IV. ①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4673 号

责任编辑 钟 韵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04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 数 34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让·爱尔斯坦 (1941—2013)，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著名的评论家、政治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均享有盛名。一生所获荣誉无数，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曾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社会与政治伦理学洛克菲勒讲席教授，同时也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著有 *Women and War*, *Just War Theory*, *Democracy on Trial* 等作品，而《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是她的成名之作。

西学

源流 第三辑

苏格拉底：反讽家与道德哲学家 即出

〔英〕佛拉斯托 著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美〕让·爱尔斯坦 著

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走向基督教帝国 即出

〔美〕皮特·布朗 著

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

〔美〕波考克 著

那高贵的政治科学：19世纪学术思想史研究 即出

〔英〕斯特凡·科利尼、唐纳德·温奇、约翰·伯罗 著

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美〕多萝西·罗斯 著

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

〔美〕乔治·史铎金 著

历史讲稿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

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

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

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 年元旦

献给我的父母

保罗·G. 柏斯克和海伦·林德·柏斯克

他们教导我，生活经常有一些好笑的事情，
但生活是非常严肃的，不能漫不经心地对待，
也不能对它有什么不敬。

献给我的孩子

舍莉，海蒂，詹妮，以及埃里克

这几个月中，宝贝们制造噪音，
有时也产出智慧，二者他们都慷慨地与我分享。

第二版献辞

献给小厄恩斯托·科特斯和位于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工业区基金会，
是他们帮助我去理解我所写下的东西。

子孙后代们可能会了解到，我们并没有由沉默让事物都像在梦里那样来去匆匆。

——理查德·胡克

关于思考和不快

一个人必须能够倾己之力去获得一种判断力，否则他就会变成我们维也纳人所说的逆来顺受的可怜虫 [a guten Potschen]。

——弗洛伊德

关于哲学的活动和哲学家的志业，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在给他的朋友和学生诺曼·马尔科姆 [Norman Malcolm] 的信中写出了如下观察：“你是知道的，”维特根斯坦写道，“我明白，要充分地思考‘确定性’‘可能性’‘感知’等问题很难。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真正诚实地去思考或设法去这样思考自己的人生或其他人的人生便更难。问题是思考这些事情并不令人激动，而常常是完全令人不快的。可如若它令人不快了，它就是最重要的。”^{〔1〕}《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就是一本令人不快的书。它有意如此。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作为一个十五年来深受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我将从自己的优势出发，努力“真正诚实地”去思考。维特根斯坦是对的：如果是指表面上的刺激，那么“真正诚实地”思考并不会令人感到激动；相反，这是艰苦的，它

〔1〕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p. 39.

使人冷静，有时又令人灰心，而且总是很艰难。我对维特根斯坦的这种信念亦有同感，即真正的思考是一种“消化”形式，是对沉思的原始材料进行几乎逐字逐句的吸收，并通过这些材料来工作。思考，作为一种消化，或者作为一种通向自我认识的旅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然而这个过程却无从回避，并没有捷径来做概念上的澄清，而且在讲述政治论题中公共与私人的故事时，我已然尽力不去走什么捷径。

xii 如果我的路径对读者来说太过迂回冗长了，那么我希望读者们能有耐心。公共与私人问题的发展足迹并不像现代的高速公路那么笔直、平坦、平淡无奇。相反，这里有曲折和出人意料的转弯，会折回到更早的阶段，有猛烈的甚至危险的跌撞，有可能进入死胡同、走弯路，而且目的地也不确定。然而必须如此，因为当谈论公共和私人时，我们是在讲述人类如何为自己和他人构建、指引、安排，以及想象人生。我开始研究古今以来的公私问题时，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卢梭的一个观点，即想要把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的思想者永远都不会理解政治或道德。我是拒绝把政治从道德中分离出来的，并希望能对二者都有所理解。我把我们时代中政治想象的任务视为对人类真实处境及其危险和可能性的尽可能诚实的证明。在培养我的基督教传统之中，这一过程被称为“举证”。举证的人替社会中那些失语的、被忽视的、被虐待的或者不为人察觉的成员说出他们的不满。见证人则为那种苦难提供理由，由此那些失语的人可能会找到一种声音，呼唤正义，要求被正视。见证人是和平的破坏者，这就好像，如果批判是政治论题的目的，那么政治论题就必须令人不安地打破官方那种无知的、人为的平静。举证的过程并不是无情地剥光一切社会形式，而是一种尽管不失坚决却比较温和的行动，它解开死结、去除

混沌、冲刷迷层，并且沿途在每一点上提供道德和政治的判断。

我为这本书开了许多次头，尝试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书写，也试着用了各种语气来表达。每一次的再思考和再努力都给予我勇气，让自己更加尖锐地看待问题，也让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源泉”围着公私主题转动时更能激发灵感，并且少受前者影响。我并没有擅自把自己的努力与我们那个让人伤脑筋的先辈——让·雅克·卢梭相比，我接受诺曼·雅各布森有关卢梭连接个人与政治的观点。他写道：

我想要……说明的是，卢梭政治理论中正式关注的内容也是个人的深切关注。忽略这一关系就是忽略了存在于所有强有力的政治思考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因为在一切伟大的政治理想家看来，天才人物就是要那些私人所关心的变成公共的关注，把内心比较特殊的、异质的词汇转换为公共的语言，以期获得公共的解决，而这种解决方法可能随后又内化于我们每个个人。检验一种政治理论品质的可靠方法是看它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对于引发个体灵魂烦恼的问题的陈述，每个人能在何种程度上做出回应。换句话说，伟大的思想家经受的不安是与时代相同的，并且有勇气和能力把这种不安转化为公共的语言，希望为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私人的痛苦找到政治的疗法。^{〔1〕}

xiii

会有读者因我对西方传统伟人祠中个别思想家的处理而困扰。

〔1〕 Norman Jacobsen, *Pride and Solace: The Functions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Theory*, pp. 100-101.

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在我考察那些“伟人”的同时，还用同样认真和细致的态度去分析当代的女性主义，这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关于“父权制理论家”不管怎样都应该被给予同情心的做法，会有女性主义读者不信服。如果有这两种批判出现，我并不会感到吃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人能成为批判的对象，但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所倾向的那些思想家或所献身的传统或运动。

有一点告诫要说明：那些首要关心是要用思想立刻来激发行动的读者将发现，《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一书对于激发即时的行动并无帮助，建议他们还是去别处寻找吧。我的探讨的确可以成为检验反思的试金石，此种反思最终会变成受道德关怀和自制所指引的政治行动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我所暗示的那种自我揭示，作为一种道德律令，会要求有特殊的行动。不过，这是一种不含怨恨之心的行动，怨恨对我们这个世纪的政治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听听牧师和神学家的话吧，朋霍菲尔 [Dietrich Bonhoeffer] 在他后来被盖世太保杀害的监狱里写道：“各处的人们都从公共争论中消失，逃入私人美德的避难所里。然而，任何这样做的人都必须对他周围的不正义闭口不言、视若无物。只有以自我欺骗为代价，才能摆脱由他负责任的行为所带来的污点。”^[1]

本书把两个日常用语——“公共的”和“私人的”作为概念的棱镜，通过它们可以折射出从柏拉图至今的、关于女人与政治的故事。我并没有揭示或发现一个最终的真理 [Ultimate Truth]，也没有构造出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以架构、引导和解决所有未来的问题。相反，我在暗中追寻意义 [meaning] 那些难以琢磨的踪迹。我所说的意义，不仅是对分析者或观察者而言，从一个必然

[1]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p. 27.